

天涯诗海

无尽夏

■ 李月

夏天的风把风筝托得很高
低头停笔
课本上的字迹些许潦草
窗外蝉声如浪,拍打着午后的走廊

炙热的跑道记得每一次
脉搏的狂跳
夏天也会有落叶想
奔赴大地的怀抱

后来,风筝成了夜里的星辰
书页翻动,光阴簌簌地走
而蝉仍唱着,用尽气力地唱
仿佛一生只为这一季的嘹亮

考场知道
落笔就是离别的符号
我仍会在梦里跑过那条长廊
只有夏天,年复一年
用蝉声,一遍遍重复着
知了——知了——

我用萤火虫
点亮了月亮

■ 姬忠林

其实
世上本没有月光
偌大的黑布
镶嵌着一颗冰冷冷的铁球
天是静的,风是倦的
夜晚凄寂无比

有一天
我聚拢了所有的萤火虫
把它们装饰在月球上
自此黑夜便有了光芒
我用萤火虫点亮了月亮
黑夜便有了希望

我用萤火虫点亮了月亮
星星明丽若灯塔
我用萤火虫点亮了月亮
麦浪滚滚新气象
我用萤火虫点亮了月亮
花儿晏晏喜笑颜

曾经黑色的过往
早已不复存在
如今的月色多么明亮
生活就是一篇童话
百般波折的后面
是道不尽的完满佳话

君·历史

■ 曾梓峻

他从史书走来
消瘦面庞,丹凤双眸
两瓣唇勾起的
是一抹不见喜怒的微笑
一袭素衣,一把折扇
及腰长发绾起的
是一丝不知哀乐的英气

他举手投足间
尽是秦汉威武,魏晋风骨
他一颦一笑中
尽是唐宋华章,明清坚忍
他有时快步,其疾如风
他有时驻足,其徐如林
他凭栏而望,眸中尽是
不见底的深邃

向前去,试问他,尊姓大名
他回眸,唇轻启,名曰:“历史”
说罢,回首,望向远方
他向来走去
(以上三篇均为成都航天中学
高2023届2班学生作品
指导教师:卢芳)

南方的栀子花开得特别早,三月伊始,乡下后院的栀子花便漾开了细碎的香气。白如凝脂的花瓣恣生生地绽放在春寒料峭里,清浅又温柔。鼻尖萦绕着这熟悉的香气,我的思绪被拉回到了千里之外的川北乡村中学。

大学毕业那年,我被录取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。竞争英语老师岗位的同学个个都很出众,其中不乏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、英语口语辩论赛获奖者,我却没有这些光环。我突出的亮点就是做过学生会干部,大二暑假成功举办过一期英语培训班。凭借这份胆识和勇气,招聘单位破格录取了我。攥着入职通知书,我满心欢喜地坐上了去往那所学校的大巴车。

车子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。窗外,绿油油的麦田翻起层层波浪,泥土的气息漫过山腰。玉米秆长得比人还高,宽大的叶片在阳光下尽情舒展,腰间裹着鼓鼓囊囊的玉米棒子,沉甸甸地坠着。偶尔可见一畦畦黄豆,开着细碎的小黄花,不张扬,却透着勃勃生机。然而,越往山里走,人烟越稀少,盘山公路只剩下风声和鸟鸣声,道路两旁的树枝不时刮擦着车窗,我的心随之悬吊起来。

终于抵达目的地,学校坐落在山坳深处,四周尽是菜地与水田。一条窄窄的土路从公路旁分支延伸至学校大门。三层红瓦教学楼尽显沧桑,水泥抹成的墙面,部分已脱落,裸露出青砖,墙根爬满了茸茸的青苔。见此情景,我心里的失落感像山间的雾霭,慢慢往上涌。正当我恍惚之际,一缕幽

百家笔会

栀子香满讲台边

□ 张小兰

每朵栀子花开的时间都不一样,它们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酝酿。所有已经绽放的花,都曾经是花苞,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暂时没有开放而羞愧和自卑。相信春风,等待春阳,花儿自有绽放的这一天。

香忽然飘过来,我循着香气望去,目光落在了教师宿舍的后院。

那里有好几棵粗壮的栀子花树,繁茂的绿叶间托着无数朵洁白的栀子花,依着老旧的青砖墙,温婉地绽放着。一位年轻的女子,穿着碎花连衣裙,趿拉着木屐,连枝带叶摘了好几朵捧在手里,一时间我心里竟充满羡慕,想要成为那个女子。接应我的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,她说,分给我的那间宿舍就在栀子树旁边。

宿舍不大,但却收拾得很干净。一张木床,一张木桌,两把椅子,便是全部的家当。栀子花就在窗前,不疾不徐,缓缓舒展,仿佛一汪清冽的溪水漫上堤岸。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推开窗户,随手一拂,满手皆是栀子花的香气,整个房间也溢满了香气。那香气仿佛从天宫飘来,幽远、纯净、特

手机里存着一千多张照片,真正舍不得删的,偏偏是那些“拍坏了”的——模糊的晚霞、走焦的路灯、不知什么时候碰到镜头拍下的半截衣袖。可能在他人的眼中,它们都没有什么用,可每次翻到,我的心里都会软一下,自己一直在悄悄收藏这些“没用的事”。

有段时间我活得很用力,读书要读经典的,跑步要跑足五公里,好不容易下班回家,窝在沙发里看剧也要开倍速,生怕时间被“挥霍”了。日子过得满满当当,却也紧绷绷的,像一根总也松不下来的弦。

还记得几年前春末的一个傍晚,



蔷薇花开满墙。 蒙海龙 作

生活记事

微信备注里的专属温柔

□ 郭菲霞

想吃老家的腌菜,她总能安排妥当。只要她在,家里的烟火气就永远不会断档。

而公公的备注顺理成章变成了“早市特级调研员”。他每天雷打不动地早起去逛早市,哪家的青菜带着露水,哪家的鲜肉最嫩,他心里门儿清。家里大到米面粮油,小到一块抹布,全是他精挑细选买回来的。

至于我老公,他在我通讯录里常年顶着“万能搭子”的名号。半夜突然嘴馋了,喊他凑个局。家里的水管漏水、灯泡坏了,抓他当个万能修理工。就连我看剧想吐槽剧情,他也能凑过来附和两句。他就像个全能补位选手,无缝接入,即刻响应。这种陪伴,是我在琐碎生活中的最温暖的慰藉。

到了女儿这儿,画风突变,备注成了“首席创意总监”。她的脑子里新鲜念头不断,一会儿要用沙发垫堆成一个城堡,一会儿又拿着画笔在废旧纸箱上搞她的抽象艺术,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总能让我们开怀大笑。

一家人的备注名,在微信里看像个各司其职的生活小团队,在现实生活里,却是彼此最踏实的底气。

微信通讯录里的那一串串备注,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关系地图。标着全名职位的,是我们游走在外的分寸,而那些奇奇怪怪的称呼,才是我们留给亲近人的专属温柔。

我照例在小区里快走,耳机里播着知识付费课程。走到拐角处,一树蔷薇开得正盛,花瓣被风吹落了几片,刚好落在一位推着婴儿车的妈妈肩上。她没急着抖掉,反而偏着头闻了闻笑了,我愣住了。

从那以后,我开始允许自己“浪费”时间。比如周末早晨,不急着想起床,就那么躺着听窗外的鸟叫,一只在远处,一只在近处,像在聊家常。比如去菜市场,一个一个摊位慢慢逛,不问价钱,只看那些蔬菜水灵灵的样子。

最无用的事,是在一个雨天的下午,我坐在飘窗上,看雨滴顺着玻璃往下滑,有的快,有的慢,后面的追上前面的,合并成一滴,然后“嗖”地滑到底。我看了很久,久到腿都坐麻了。窗外的世界灰蒙蒙的,唯独这几滴水珠清清楚楚,像在替我慢下来。

那天晚上,我给母亲打电话,说起小时候下雨天,她会搬个小板凳和我坐在门口看雨。有一回,屋檐下的雨水连成了一条线,母亲伸手去接,说这是老天爷在穿珠子……母亲在电话那头顿了顿,说:“这么小的事,你还记得?”

是啊,我记得的,好像都是这些“小事”。不是考试得了第几名,不是

闲庭信步

那些让灵魂驻足的小城

□ 刘云燕

总有些小城,即便隔了千山万水,也会让人念念不忘。

肃南是我们误打误撞遇见的城。那是一个深夜,车窗外是漆黑如墨的山路,正当我焦灼于前路未知时,一抹明亮的灯火突然在夜幕中铺开——那是一座城。

一入城,迎面便是一组少数民族雕像,石上刻着苍劲的三个字:裕固族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民族,他们的服饰像极了梦境里的画卷:高耸的衣领,帽檐上缀着灵动的红缨,长袍间束着五彩的彩带,脚下是一双威风凛凛的高筒靴,明艳中透着庄重。

第二天清晨,拉开窗帘的瞬间,我和爱人同时惊呼出声——雪山!那雪山近得仿佛触手可及,正沐浴在那一缕朝阳里,洁白得不染纤尘,庄严得温柔动人。

我们朝着雪山的方向缓步前行,没过多久,雪山下的喇嘛庙便出现在眼前。恍惚间,我仿佛在梦里,早已来过这个地方。漫步于庙宇之中,朱红的墙、湛蓝的天、辽阔的原野、圣洁的雪山,完美交融。我忽然忘了所有思绪,只想静静地坐在阳光下,听风掠过耳畔,看格桑花绽放。

康定,也是我热爱的小城。这座古称“打箭炉”的城市,曾是茶马互市的重镇。脚一踏入康定城,便被浓郁的风情倾倒。它坐落在群山层叠的峡谷之中,峰峦夹峙,地势险要。信



阳台上的栀子花。 蒙海龙 作

跑到哪里都是一身花香。他们还从家里拿来玻璃瓶摆在窗台上,插上几朵栀子花。五月的清风拂过,香气飘满整个教室。日子久了,栀子花成了我和孩子们之间最温柔的羁绊。

借着满室花香,我把关于栀子花的知识揉进教学里——单词、短语、句子甚至典故。我带着孩子们朗读关于栀子花的短文,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本上,花香混着清脆的读书声,枯燥的知识变得鲜活生动。我教他们用 elegant, serene, fragrant 等英文单词来写栀子花,他们学会了写充满诗意的英语作文——《栀子花》。

窗台上的栀子花,有的盛开,有的含苞待放,我借着这些形态各异的栀子花告诉他们:每朵栀子花开的时间都不一样,它们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岁月的酝酿。所有已经绽放的花,都

拿了什么奖,而是那些没有任何用处、却让心里生出温度的时刻。外婆剥毛豆时,会把最大的那颗悄悄塞进我嘴里;父亲骑车送我上学,遇到下坡就松开车把,张开双臂说“像鸟一样”;深夜加班回家,楼下保安大叔帮我开了门,说了一句“辛苦啦”……这些事太小了,小到不值得写进日记,小到说出来别人会觉得“这有什么”,可就是它们,像细碎的星光,一点一点把生活照亮。

我渐渐明白,“收藏小事”不是为了以后拿出来炫耀,也不是为了在低落时鼓励自己。它更像是一种温柔的积攒,把那些温暖的、柔软的、没有目的的瞬间,轻轻拢在手心。它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,不产生任何价值,但它们让我们觉得:活着,挺好。

昨天傍晚,我又路过那树蔷薇。花已经谢了大半,只剩下零星几朵,颜色也淡了。可旁边长椅上坐着一位白发老人,正闭着眼睛晒太阳,膝盖摊着一本书,风吹过去,翻了两页,他也没睁眼。我悄悄拍下这个画面,照例拍得有点模糊,不过我还是把它存了下来,标了一个名字,叫“好天气”。

你看,这些无用之事,好像又是有用的。至少,它们教会了我,如何柔软地度过这一生。

曾经是花苞,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暂时没有开放而羞愧和自卑。相信春风,等待春阳,花儿自有绽放的这一天。孩子们听得入神,眼眸里闪烁着亮光,不仅记住了生僻单词,掌握了句式和语法,更懂得了坚持与沉静。

我常常带着孩子们走到栀子树下读书。那一树一树的栀子花格外热情,我们还没走到跟前,香气已经迎了上来。一朵朵洁白的花像一团团白色的烟雾缠绕着我们,拂之不去。清晨的空气带着微薄的湿气,花香混着草木的清香,在风里轻轻浮动;黄昏的夕阳下,金色的花影细碎地落在课本上,落在孩子们的脸上。我鼓励他们放开心喉大声朗读,不要害羞发音不准,同学之间分角色对话。在我的示范下,孩子们无拘无束地读着,青春的旋律如迎风摇曳的栀子花。读书声与鸟雀的歌唱声响彻整个山坳。

寒来暑往,花开花落,栀子花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,不知不觉,我已经在那里度过了三个春秋。孩子们的发音越来越标准,作文越来越顺畅,而我内心深处的那个声音也越来越清晰——我爱这栀子飘香的平台,可我始终无法说服自己长期留在这里,我渴望翻越这座大山,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。

离开学校那一天,孩子们都来送我,他们手里捧着栀子花,早早等在路边。那个为了摘栀子花被马蜂蜇了一个大包的孩子,泛着泪光把花递给了我。车子缓缓开动,孩子们追着车跑,风扬起他们的衣角,扬起栀子花的香气,飘散在乡间马路上。

看到一位妈妈分享的视频:“亲爱的儿子,妈妈又要出发了,此刻轻舟已过新郑机场……想到你长大旅游也不带我,朋友圈还会屏蔽我,妈妈升舱了。”这话听来幽默,但颇有同感,我也看不到我儿子的朋友圈,他把父母都屏蔽了。

先生拉着我去旅游,我们入住一家集吃、住、娱于一体的酒店,让我难以忘怀的有“竹竿舞”和“篝火舞”。第一晚是学跳竹竿舞,一位工作人员一边示范动作,一边用扩音器教大家怎么跳竹竿舞:“开、合、开开合;开、合、开开合。”我跟着节奏,心里默念:右脚进,右脚出;右脚进左脚进;右脚出左脚出。慢慢地,我的感觉来了,开始拿脚去点、去跳,动作也越来越轻盈。有时候左右脚换着起跳,还会转身,脚步与竹竿的节拍吻合时,那种畅快感难以形容。

那一刻我想起儿子小时候学走路,我在这一头,放开儿子,紧随其后;先生在那一头,拍着手迎接儿子:“来、来、来”。如今儿子走得远了,远到不再需要我们的牵引。爱,无论哪个年龄段,其实都需要给到距离,才有彼此成长或是欣赏的空间。

第二晚是篝火舞。熊熊的篝火燃起,大家围成圈,音乐响起,没有固定舞步,想怎么跳就怎么跳。我随着音乐摇摆,前面一对恋人手拉着手,咯咯地笑着。曾经,我也是这样牵着儿子的手。如今他在干什么呢?或许正和朋友聚会,或许一个人刷手机……我的朋友圈里,看不到他的身影。而我,在这个陌生的地方,和一群陌生的人跳着篝火舞,一样的快乐。

爱孩子和爱自己冲突吗?不,爱不是一味地陪伴。就像中村恒子医生在《人间值得》里所说:“不管怎么样,孩子既然开启了自己的人生,父母就不要贸然闯入。”我们只有爱自己,才能给孩子树立起爱自己的榜样,也才能给孩子一个不必愧疚的祝福——你去飞吧,妈妈也有自己的竹竿舞、篝火舞要跳。给爱一段距离,这才是爱的真正模样。

□ 丁蕾

给爱一段距离